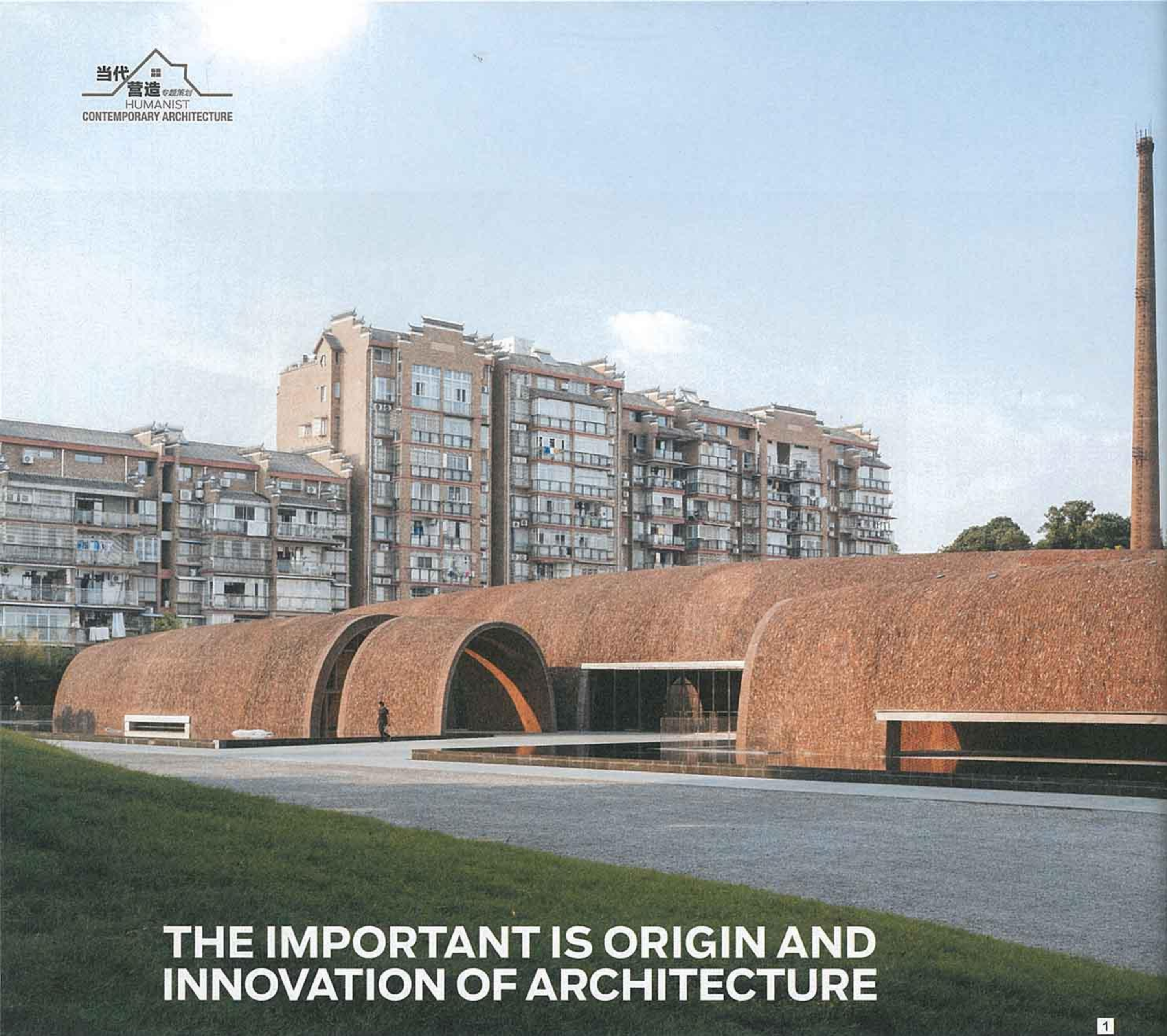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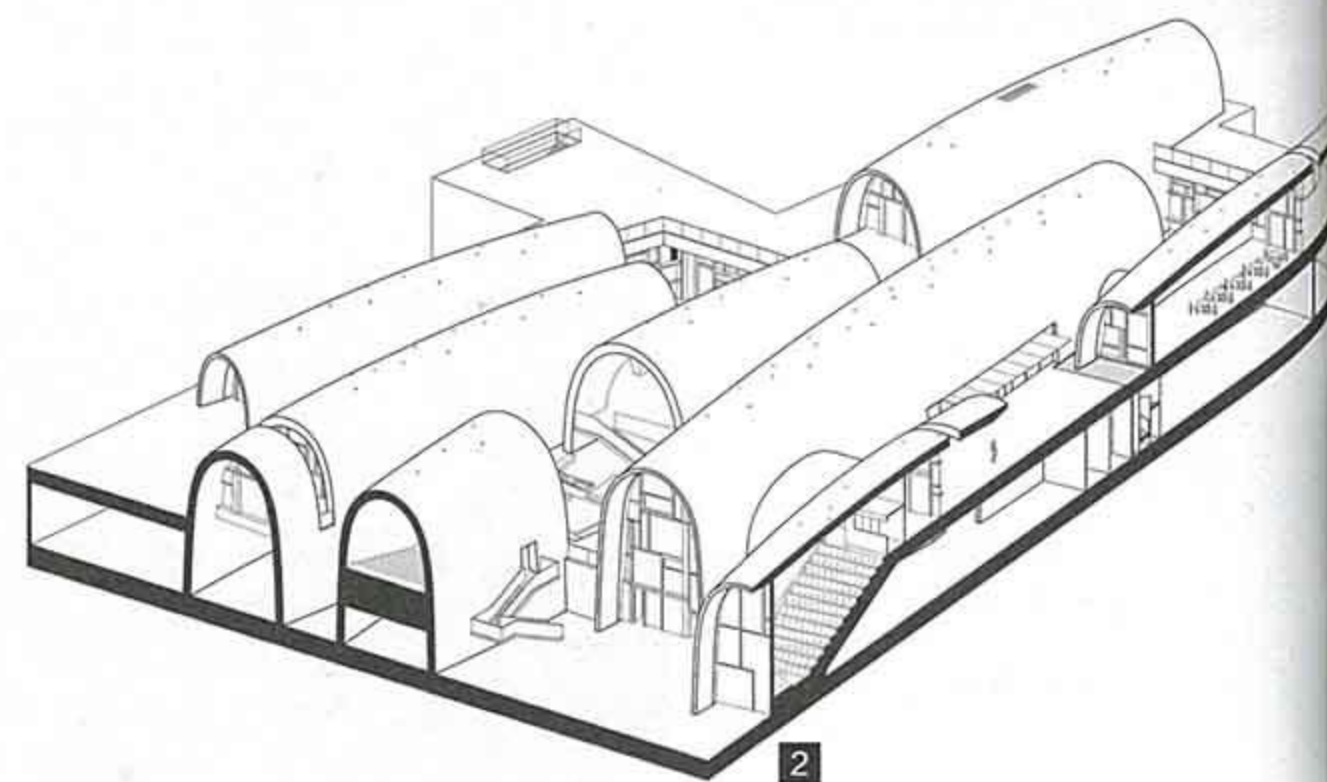


THE IMPORTANT IS ORIGIN AND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E

寻找建筑的根源性与创新性 ——朱锴

盖一方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将徽州院落的传统特征纳入设计；
修一座御窑博物馆，
让千年御窑遗址“浮出水面”；
建一处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
将中国园林虚实相生的“可游”之妙带进大理。
这些都是由建筑师朱锴主持的文化建筑，
尽管他的设计领跑国际，
却都不同程度的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碰撞”。

文字 / Zoey 图片 / 朱锴建筑事务所提供



高洁

专题 人物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作为访问教授，先后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自然建筑”的倡导者、实践者。

2005年创建朱锴建筑事务所，创作并实践了一系列富有创新的建筑代表作品，2015年，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荣誉奖；

2017年曾荣获英国“AR建筑奖”；2011年被美国赫芬顿邮报选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位（50岁以下）建筑师之一”；1949-2009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2009）；2007年被美国“建筑实录”评为“全球设计先锋”等国内外诸多荣誉成就及重要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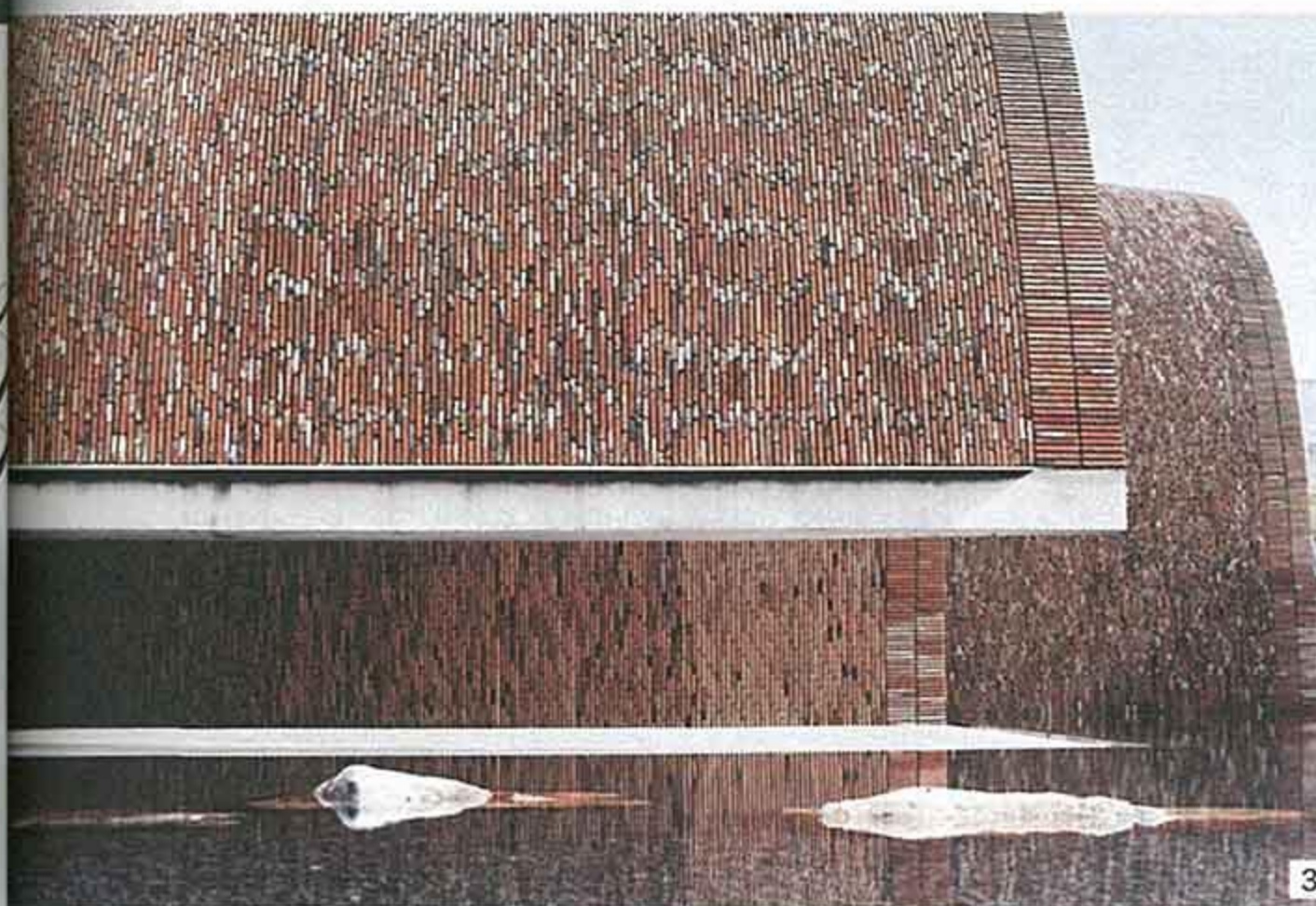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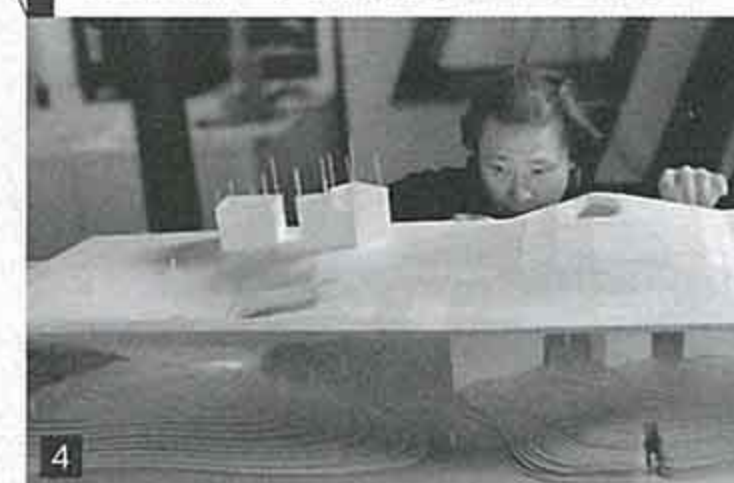
朱锴 · ZHU PEI

1 / 御窑遗址博物馆。
摄影 / 田方方

2 /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轴测图。

3 /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观茶室。
摄影 / 朱锴建筑事务所提供

4 / 建筑师朱锴个人照片。
摄影 / 朱锴建筑事务所提供



“ 建构一座精神空间，
让它重新定义城市的“尺度”。 ”

建构一座精神空间，让它重新定义城市的“尺度”。

朱锴认为：“建筑是艺术，它需要创造新经验，同时反映当地文化、气候，将当代建筑和历史环境完美结合。”作为一位专注于文化建筑的建筑师，朱锴看一个项目的眼光通常放诸于整个城市，甚至城市的历史和未来。

“如果回到100年前，远观北京，你看到的是一条水平的横线，上面摆了几个屋顶。但是走进城以后，其实是丰富无比的。在这么规矩的棋盘格式的城市里，后海、中海、前海所构成的自然生态体系从城外涌入城内，与规矩的城市共同构成虚实相涵、内外相生的有机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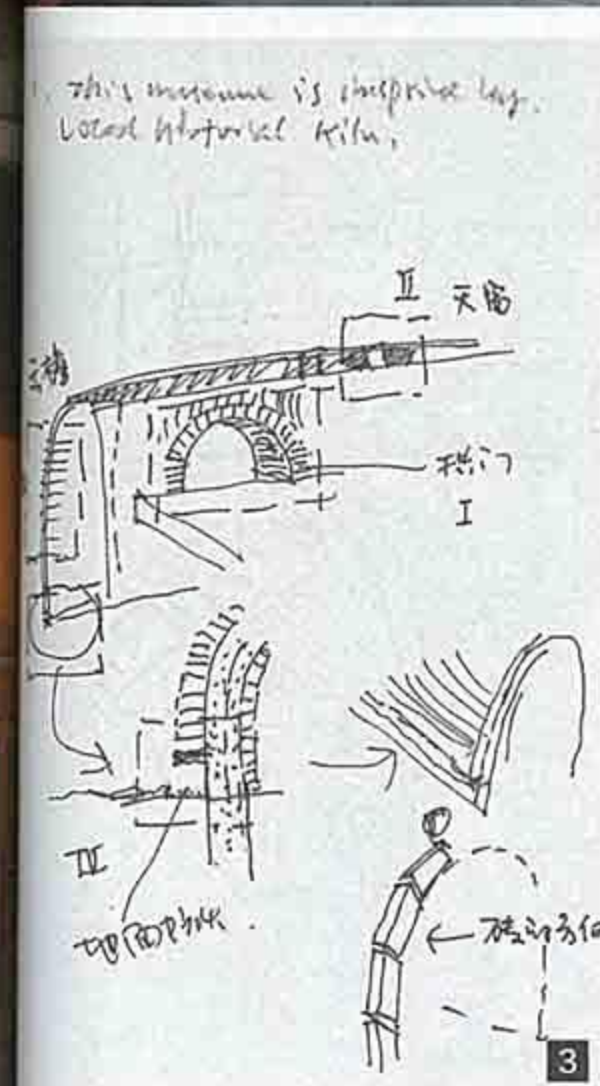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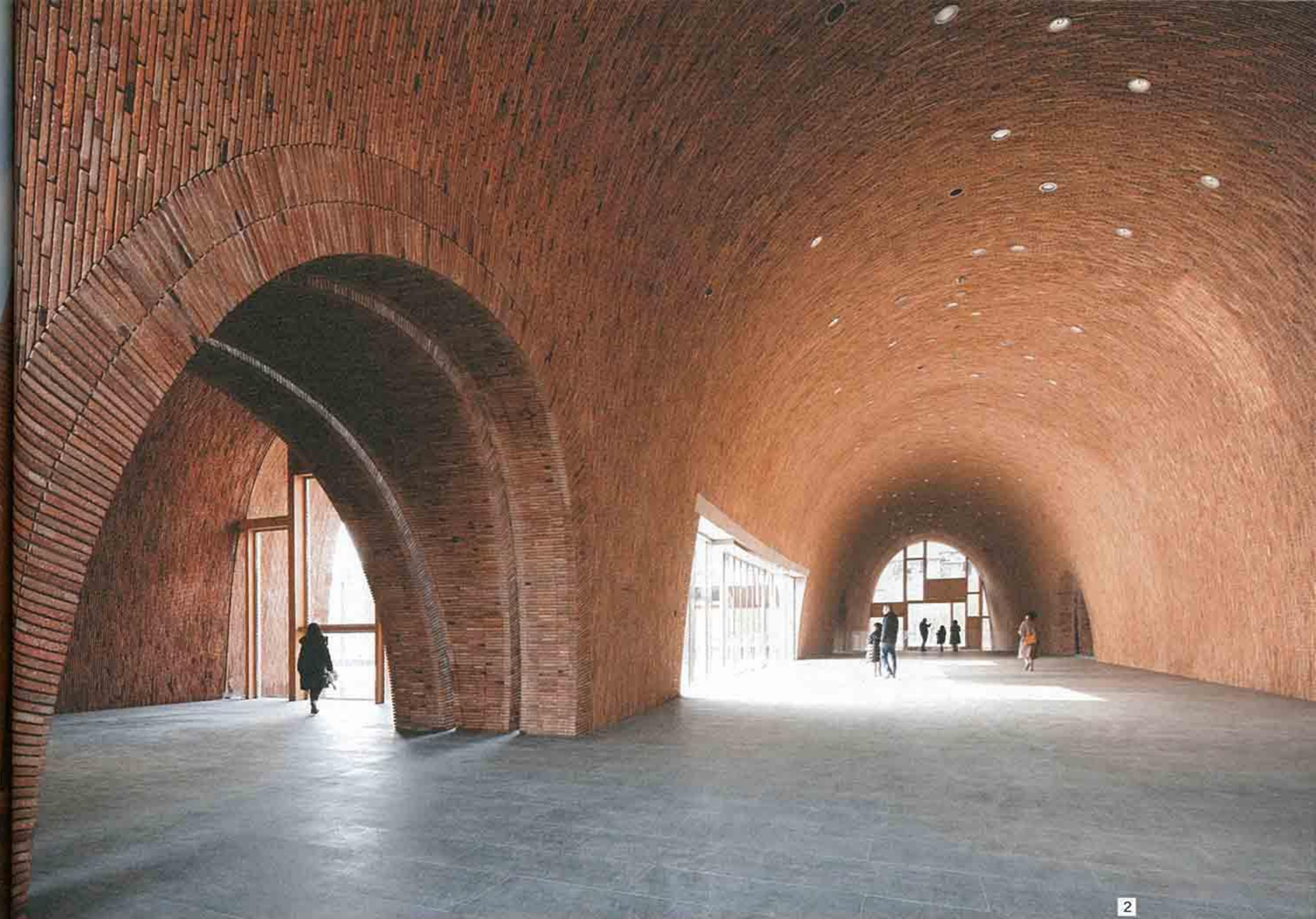
在朱锴看来，中国的传统建筑中都是以水平延展为特征，与大地有紧密的相关性。如传统的院落重重、帷幔万千，水平院落中还有外廊、连廊，出檐，都呈现了内向、多孔的空间特征，以让大自然填充其中。人在这样的建筑空间中，可以感悟到中国传统建筑中“藏、息、修、游”的深刻含义。正如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到：‘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

在朱锴早期主持的北京四合院改造项目中，他就提出了一套再生的概念，尝试使当代的建筑体与传统的结构得以共生。

“‘凝固老的，注入新的’是我们的主要概念，老建筑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它就像一个记忆的存储器，记录着历史的每一刻在它身体所存留的痕迹，新建筑极具未来感，并置于老建筑之中，开启着新老对话的大门。新老建筑的冲突与对话，经由院落之间的彼此渗透构成了传统与未来的交响乐。”

根源性与创新性

在景德镇老城区的御窑博物馆，行走其间时常会让人觉得，怎会有如此多的标高变化，既上又下，既通达又曲折。细看，时而溪水环抱，时而什么地方又空了一块？使人疑虑重重。实际上，这正是朱锴在鼓励每个到来的人在穿过御窑的八道窑拱的时候，悉心于大小不一中听见风穿过建筑的回音；从上至下，在高低错落中看见光的影子；绕院



1 / 开放的拱券。
摄影 / 是然建筑摄影提供

2 /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序厅。
摄影 / 是然建筑摄影提供

3 / 建筑师朱锺的草图。

穿林，感受季节在四时中的变换。“我希望人们走进来，在经过序厅之后，发现这里还有遗址，能有惊喜的感受，或者是当他们在一条路走到尽头之后，得到还能往下转的游走体验。就像是始终被一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吸引着。”朱锺说。

对比西方较为直白的建筑，朱锺认为尽管西方有酒店，却没有东方的十里长亭，“这十里的长亭悄悄把城市的边界扩大了，虽然十里亭子的用途不是特别明确，但是这个建造的意义恰恰存在于这里，它可以为不同时代的人，留有创作的余地，实际上御窑博物馆也并不完整，它的设计很特殊，我希望它能呈现一个很自然的、东方建筑的体验。就像中国绘画的留白，令人想象。‘欲识琴中意，何劳弦上音’的感受，讲究的正是这个意境。”

“御窑博物馆试图捕捉人们过去在做瓷建窑时劳作的一种经验，重塑这样的经验。人们在御

窑博物馆内，会穿越一系列建筑与自然之间形成很多灰空间，一系列尺度大小不同、时而室内时而室外的拱体结构空间和五个大小不一的下沉院落，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虚实相涵、内外相生，彼此缠绕的、近似海绵的、多孔建筑。人们置身其间，会被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所驱使，会被一个个意想不到所感召，会被自然光线的变化所引导，从而激发游走、探索的欲望，从一个空间走向另外一个空间，从而开启了窑、瓷、人同源的博物馆经验之旅。

他认为“建筑之所以能吸引人，必须有两个特点，第一，别人可以跟它交流。第二，它要有别人不了解的内容。概括来说一个是根源性，一个是创造性。”所谓根源性是指一个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由此而孕育出的特定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当代性是试图颠覆现有博物馆的传统观念，创造一种崭新的博物馆经验。



1 / 报告厅。
摄影 / 是然建筑摄影

2 / 徐家窑窑洞。
摄影 / 朱铭建筑事务所提供

3 / 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
施工照片 - 户外剧场阶梯。
摄影 / 朱铭建筑事务所提供

4 / 建筑师朱铭的草图。
摄影 / 朱铭建筑事务所提供



内外相生，无边无界

在大理，紧靠着水和田园，鸟鸣啾啾。

在这里做建筑，是朱铭认为是非常“快乐”的，因为当地的人们生活就很快乐，苍山洱海，白云环绕，“一切都是外向的、友好的。下雨就找个屋顶躲一躲、太阳晒就找个阴凉处。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落成的。”这座自然通风的半户外建筑在外形上以其当代性的造型为大理带来了不少的创新，走进来，人们则可以坐在建筑的草坡上，感受跟自己家相同的自然气候。

这座建筑以轻柔漂浮的屋顶作为主要视觉，皆因为朱铭受到了当地自然的启发，漂浮的屋顶宛若苍山映于洱海的倒影，呼应着周围连绵的地形，吸引着人们的来访。露天广场与剧场“盒子”之间探索了一种建筑与景观地形一体化的空间对话，在二者交接处形成了广场到半室外表演

空间的自然转化。表演空间模糊了自身与自然的边界，使得表演者与观众间也没有了距离。屋顶如周围群山一般可以步行登上，其上开阔的风景正是这里“田野放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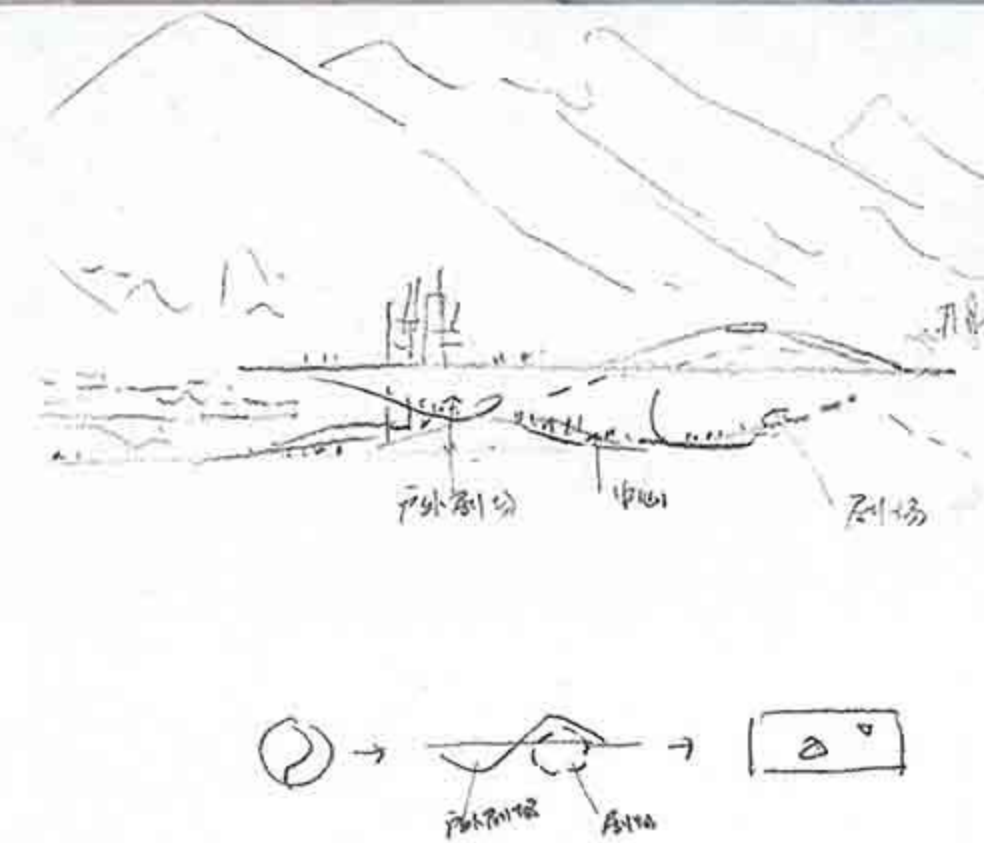


们经常体会到的自然辽阔。

“地域的智慧，在这个建筑表现的更多的不是在具象的层面，漂浮的屋顶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遮阳避雨的环境。大理整个城市背山面水，山水间都是田园。这个建筑恰恰处在比较开阔的田园中。人在田园间劳作的那种场景，外向而喜悦，建筑捕捉了当地人生活开放、外向、喜悦的特点。”朱铭说道。

在水平纬度，户外剧场为阳，室内剧院为阴，剧场巨大的滑门打开时，位于户外剧场和室内剧场之间的“空”，会成为整组建筑的中心、活动的中心、表演的中心。在垂直纬度，简单、刚柔相间的屋顶似阴阳的界面，塑造了屋顶上下沐浴阳光与遮阳避雨屋顶的空间，这种阴阳互补、虚实相生的空间经验，强烈反应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中国园林的“可游”之妙。“两个剧场，一个户外、一个户内，一个屋顶上一个屋顶下，人在屋顶上可以行走、远眺苍山，俯瞰洱海。户外剧场和户内剧场可以联动，是内外相生的一个建筑，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符合大理的生活方式。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当地特定的自然气候所孕育出独特人生存的智慧。”

同时，大理茂密的树林和生态也为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提供了不少的“元素”，建筑中采用了不少的木材都取材于当地，这与大理原居民印象中的丘陵、草坪、灌木、



生态完全相符，这座建筑似乎就源于大理，是一座真正属于大理的建筑。但是大理从前又从来就没出现过这样的建筑，这样的房子。

“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宜居’，绝对不是所谓建造质量或者我们说一个建筑质量的高下。精密绝对不是材料的节能和这种严丝合缝，我觉得恰恰是它跟自然的松弛的关系。其实人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充分的享有自然。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就是这样，整个建筑几乎就是通过漂浮的屋顶和凸起的丘陵塑造的，就特别像苍山跟云的关系，屋顶亲吻着地面，地面拥抱的屋顶，完全是一上一下彼此无间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在其中就成为特别有机的、游动的一部分。”